

評經史百家雜鈔

譚澤闓署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一
漢書蕭望之傳·····	一四
後漢書班超傳·····	二七
後漢書臧洪傳·····	三九
三國志王粲傳·····	四五
三國志諸葛亮傳·····	四九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不
就他事祇
就贏葬一
事爲其生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繪贊之孫名也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言喻禮而厚葬也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

文辭深刻
思入微者

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盡幣。腐之地下。或適今日入而明日發。謂此此真與

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

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同隔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

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

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音昔乾肉也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同由是言之。焉

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音歆木爲圹。同墳小棺也葛藟爲棺也。其穿下不亂絕泉。上不泄殛。故聖

王生易尚。崇也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

者不得。是謂重惑。於音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大漢中。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丞。又蓋丞而並未得真官兼守之也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

起居。所以尉通薦。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買音區區。

參賣曰買區者小區之名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

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古他字坐言游微來公無它集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

長公主。射甲舍即甲第公門主之宅也知吏賊傷奴辟音避報故不窮審言爲游微避罪而妄結文以故不窮治也大將軍霍光寢也

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借助也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

十。遇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

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郡名今山東舊充青沂萊四府及膠州之地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縣名今屬陝西關中道守丞嘉上

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

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

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大官也賤人圖柄臣。

執權之臣也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起九

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

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

朱雲傳額
頗作氣勢
肯其爲人

攝齋升堂
抗首而請
音動左右
風采動人

通明有伯夷史魚名鑑春秋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猷也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安相稱舉。

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猷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姓貴幸。爲梁

丘易。梁丘賀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也國

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音香衣登堂。抗首而請。音動

左右。旣論難。連挂刺也五鹿。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長角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遷

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

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

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諷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

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問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

丞相。丞相部吏考立立成也。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

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咸爲御史中丞而奏請後知雲亡

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秦漢時徒刑罰作苦工也咸雲

抗直之氣
凌厲無前

遂廢錮。

禁止其人使終身不得仕進也。

終元帝世。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

書求見。公卿在側。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尸位言居位不事也。素餐謂無事。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

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

斬馬劍。斷佞

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誦上。廷辱師傅。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

商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諫臣。皆以諫而死。

游於地下。足

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

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

同集謂補合之也。

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化。常居鄼。

音戶漢縣。

名今題陝西關中道。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辭宣爲丞相。素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

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日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吏邪。

小生謂其新學後進。

言欲以我爲吏乎。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

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

一結饒有
餘韻寫畫
料之性老
而愈辣

於桴。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

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

附縣道之使而對奏也

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

將軍王鳳。鳳專執。

勢同

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

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

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阻同

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彭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

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

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

於代谷。

文帝由代王入即位

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

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

五等。

謂封建

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

爵不待廉茂。

兼孝廉茂茂村

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

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

王安。

武帝元狩元年以謀反自刎

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

君勢陵

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適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

武帝鴻嘉中廣漢男于卬躬等反是也

及山

陽

縣名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

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

無讀

逃匿之意。此皆輕量

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

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

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

呂氏春秋東野以九九見齊桓公更戲之曰九九足以算乎口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乎九九者乎九九算

法。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

昔秦武王好力。任鄙

秦力士名

叩關自鬻。繆公行伯。

同繇余

春秋或人秦穆公用之以繇

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

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

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

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同。

僞同。僞。僞。

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

音謬。錯也。

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通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孔子曰。王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同以爲漢毆除。倒持泰阿。何授

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音地建功。爲漢

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適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古之善相馬者之圖。求騏

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謂盜陵受金之事。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召天王謂狩河陽也。

齊桓用其讎。謂以管仲爲相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

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餘樂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

言。又加戮焉。夫戴同鵲也遺害。則仁鳥鸞鳳也增近。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成帝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具位之臣也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

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后擢之。以厲

其臣而矯正也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

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福謙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留意亡逸。書篇名。見詩類。之戒。除

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見書舜典。辟四門。以教衆賢。則明視于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

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同。建始年。成帝以來。日食地震。以率音

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成帝和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錢。如星飛。上去棧臣用事之異也。此何景也。象也。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

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

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微小。或言火始微小。不及撲滅。則至熾也。執陵於君。權隆於

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

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

伏質同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

願。

謂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以升淹池。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盡

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留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

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

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

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

主。流出於戶。

言其多也。

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

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

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孫魯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

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

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

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同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

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

尚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子。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穗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臣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

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上成周而葬之。畢。示天子。不致臣。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孔子所居里名。在今山東曲阜縣城中。

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而散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

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以封其子孫。則

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議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

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

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

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

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

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

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

上承湯統。非常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封之。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

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

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

咸平元年。

立二王後。推迹

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體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

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

平帝

中。王莽顯

同政。

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

以仙去作
結又點市
卒筆情活
發

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

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莽長子宇。非莽。而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黨以

懼莽。章欲因對其苦。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同斬。磔尸東

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

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

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漢和梁人初爲彭越大夫越被誅令不得收布獨收而哭之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

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

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見卷一孟子孔子在陳章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

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此論語孔子之言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

不隊。

河

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

時大雅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按此謂梅福請其北

于後以秦爲戒也

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

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

人也。徙杜陵。

古杜伯國漢宣帝舉此因名杜陵

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

學。治齊詩。

詩有齊魯韓三家后倉所傳者謂之齊詩

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

令郡國官也

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

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

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

桀音主見霍光傳

盜主謀殺光。光卽誅桀等。後出

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

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

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闕。曰。不願見

吏。牽持句句。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

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

成王躬吐握

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

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

不願見吏
牽持句句
寫望之素
剛

仲翁出入
數句生動
續警
各從其志
一語自露
風骨

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也小苑東門候。

時而開仲翁出入。從倉頭廐兒。官府之給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

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

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霍山霍去病孫今云兄弟傳寫之誤領尚書。親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

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司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

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教。勢同之所

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

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

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

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